

# 博古好史——

許媛婷

## 記玉丁寧館的捐贈藏書

玉丁寧館藏品之中，除竹、木、牙、骨等器物與書法字帖外，收藏的古籍也相當可觀，其中尤以史部類藏書最為豐富，版本以明、清兩代刻本為主，旁及民初與日本江戶、明治間刻本。秦前院長在休致前，將珍藏四十二部二千二百三十冊舊籍善本悉贈本院，為紀念秦前院長對藏書的共享與無私，本院特地舉辦展覽以誌，惟侷限於展廳空間不足，僅選取其中具代表性的舊籍藏書，以彰顯秦前院長贈書的特色，所選包括清康熙初年《通志堂經解》、明萬曆年間《史記》、日本江戶時



### 通志堂經解

清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通志堂刊本  
（清）納蘭性德 輯  
463冊  
贈善023474-023936

清納蘭性德、徐乾學輯刻《通志堂經解》，為清代一部大型的經解叢書。「通志堂」是納蘭性德的室名，全書採輯宋、元兼及明朝儒者說經之書，計一百四十種，一千七百餘卷，為薈萃諸家解經的重要著作。此部為康熙十九年的初刻本，雕鏤精良，到了乾隆年間，內府按此書版補關重刊，開啟清代續編經解叢書的風氣。





### 史記

明萬曆二十四年（1596）南京國子監刊本  
 （漢）司馬遷撰（宋）裴駘集解  
 （唐）司馬貞索隱（唐）張守節正義  
 20冊  
 贈善023937-023956

自《史記》成書以來，歷代流傳的版本已達六十餘種，居史書之冠。此部為明萬曆二十四年（1596）國子監刻本，部份版葉殘闕，間有明末崇禎至清順治間遞修補版。書由南監祭酒馮夢禎主持雕印，內引裴駘、司馬貞、張守節三家注，並詳為辨校，雕梓精嚴，為明代重要的官刻本。

代的《一切經音義》、以及清末同治八年（一八六九）的《蘇文忠公詩集》。這些選件，分別代表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地域含涉中、日兩地，時間跨度涵蓋十六至十九世紀，版本則包括官刻、坊刻、朱墨套印及日本刊本，充份說明玉丁寧館藏書四部俱備，版本及數量多元豐富的特色。

翻閱秦前院長所贈的藏書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，看出他對於圖書蒐羅的獨到眼光，以及審慎的態度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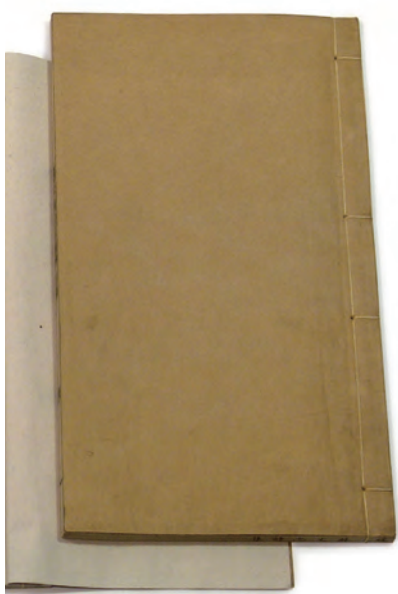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一切經音義

日本元文三年（1738）江戶獅谷白蓮社刊本  
 （唐）釋慧琳 撰  
 50冊  
 贈善024893-024942

《一切經音義》，為一部解釋佛經音義及字義的書。慧琳成書於中唐時期，所見古書甚多，審音詮義，辨析字形，詳引書證，對研究文字訓詁與辨佚校勘古籍，甚為重要。該書以高麗藏經本最佳，此部為日本翻刻高麗藏經本，是目前較為通行的版本。

首先，慎選版本。在他收藏的古籍之中，明版書數量最多，有十八部；清版書則有十二部；另有日本刊本三部，以及九部民國以後的印本。其中，年代最早的一部書是明正德三年（一五〇八）建陽劉氏慎獨齋刊《群書考索》，這是南宋章如愚編的類書。此書曾在南宋間刊行，後遭回祿失傳；元代出現刻本，惟量少罕見；明代的刻本，則以正德間建陽書坊慎獨齋本最古，此為福建省建陽縣衙自按察史僉事阮賓手中取得，委請當地書坊刊刻。由於此書仍保有部份元刻特色，古拙質樸，版本頗佳；同時也見證了明代官府委託民間書坊刻書的情況。

其次，度藏善本。藏書中不乏罕見古籍，其中，清康熙十九年（一六八〇）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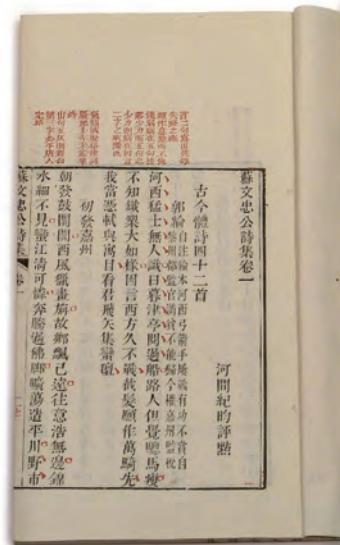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# 蘇文忠公詩集

清同治八年（1869）韞玉山房朱墨套印本  
 （宋）蘇軾撰（清）紀昀評點  
 12冊  
 贈善024978-024989

蘇東坡一生為官，然在文學及書畫藝術上的表現，成就不變。其才氣縱橫，於詩詞、辭賦、散文，皆煥然成章。此書收錄東坡詩作近二千四百餘首，乃紀晚嵐反復吟詠蘇詩後，感觸所得，眉批於上，至五閱而成篇。在眾多蘇詩評點本中，紀昀評語謹嚴，文辭則溫婉含蓄，顯見晚嵐喜愛蘇詩之情，亦反映出清初文風。



秦孝儀院長捐贈的圖書清單

書名	版本	冊數	統一編號
通志堂經解	清康熙十九年(一六八〇)通志堂刊本	463	贈善023474-023936
史記	明萬曆二十四年(一五九六)南京國子監刊本	20	贈善023937-023956
前漢書	明崇禎十五年(一六四二)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	8	贈善023957-023964
漢書	明末錢塘鍾人傑校刊本	20	贈善023965-023984
後漢書	明末錢塘鍾人傑校刊本	16	贈善023985-024000
後漢書	明崇禎十六年(一六四三)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清順治間修補本	8	贈善024001-024008
晉書	明崇禎元年(一六二八)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清順治間修補本	32	贈善024009-024040
南齊書	明崇禎十年(一六三七)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清順治間修補本	10	贈善024041-024050
北齊書	明崇禎十一年(一六三八)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清順治間修補本	6	贈善024051-024056
南史	明崇禎十二年(一六四〇)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清順治間修補本	12	贈善024057-024068
北史	明崇禎十一年(一六三九)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清順治間修補本	24	贈善024069-024092
唐書	明崇禎二年(一六二九)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	50	贈善024093-024142
新元史	民國十九年(一九三〇)徐氏退耕堂刊本	60	贈善024143-024202
元書	清宣統三年(一九一)屬漪堂刊本	20	贈善024203-024222
蒙兀兒史記	民國二十三年(一九四四)結一官刊本	28	贈善024223-024250
明史稿	清康熙間敬慎堂刊本	64	贈善024251-024314
清史稿	民國十六年(一九一七)清史館排印本	131	贈善024315-024445
明通鑑	清光緒二十三年(一八九七)湖北書局重刊本	40	贈善024446-024485
水經注	民國二十四年(一九三五)上海商務印書館景印明永樂大典本	8	贈善024486-024493
關里文獻考	清乾隆二十七年(一七六二)刻本	8	贈善024494-024501

《通志堂經解》便是最早的初刻本，為流傳甚少的善本之一；今日所見多屬乾隆五十年（一七八五）重新補刻的內府刊本。乾隆年間，高宗在披覽四庫館臣所呈的康熙間刊《通志堂經解》後，見該書序文寫於康熙十二年（一六七三），編者納蘭性德當時年甫十六，疑惑其何以能博通經籍，遂下令詳查，始知原來是大儒徐乾學代性德所編。乾隆雖感慨納蘭性德邀譽沽名，徐乾學則逢迎權要，兩人品行實不足為取；然此叢書薈萃諸家，典瞻駭博，有表章六經之功，故不以人廢言，仍命四庫館根據康熙間刊《通志堂經解》，將其漫漶斷闕處補刊齊全，通行全國。由此看出，乾隆皇帝的識見洞明，人才重品，且重視經術教育，也間接突顯了此部《通志堂經解》初印本的難得可貴。

最後，愛好史書及類書。秦前院長所捐圖書，僅史部即有二十部五百七十三冊，近乎藏書半數，其中尤以正史

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	民國二十一年(一九三二)上海商務印書館複印本	8	贈善024502-024509
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	日本安政三年(一八五六)翻刊明嘉靖二十九年(一五〇〇)武陵顧氏覆宋本	9	贈善024510-024518
藝文類聚	明嘉靖戊子(七年,一五八八)長洲陸采刊本	30	贈善024519-024548
初學記	明嘉靖十年(一五三二)錫山安國桂波館覆宋刊本	24	贈善024549-024572
唐宋白孔六帖	明嘉靖間蘇州覆宋刊本	100	贈善024573-024672
錦繡萬花谷	明嘉靖內申(十五,一五三六)年錫山秦介繡石書堂刊本	40	贈善024673-024712
新編古今事文類聚	明嘉靖辛酉(四十年,一五六一)書林楊師仁重刊本	80	贈善024713-024792
群書考索	明正德戊辰(二,一五〇八)年建陽劉氏慎獨齋刊本	100	贈善024793-024892
一切經音義	日本元文三年(一七三八)江戸齋谷白蓮社刊本	50	贈善024893-024942
續一切經音義	日本延享三年(一七四六)高野山北室院刊本	5	贈善024943-024947
老子翼、莊子翼	明萬曆十六年(一五八八)王元貞校刊本、明覆萬曆戊子十六年王元貞刊本	10	贈善024948-024957
歐陽文忠公全集	清嘉慶二十四年(一八一九)歐陽衡校刊本	20	贈善024958-024977
蘇文忠公詩集	清同治八年(一八六九)韞玉山房朱墨套印本	12	贈善024978-024989
丘海二公文集合編	清同治十年(一八七一)邱氏可繼堂刊本	10	贈善024990-024999
曾文忠公全集	清光緒三年(一八七七)刊本	11	贈善025000-025010
弗堂類稿	民國十九年(一九三〇)中華書局鉛印四部備要本	12	贈善025011-025022
欽定全唐文	清嘉慶十九年(一八一四)武英殿刊本	504	贈善025023-025526
皇朝文鑑	民國複印本	20	贈善025527-025546
惜陰軒叢書	清光緒二十一年(一八九六)長沙刊本	117	贈善025547-025663
鐵華館叢書	清光緒九年至十年(一八八三—一八八四)長洲蔣氏景本	6	贈善025664-025669
天祿琳琅叢書第一集	民國二十一年(一九三二—一九三三)故宮博物院影印本	28	贈善025670-025697
欽定四庫全書	民國複印本	6	贈善025698-0257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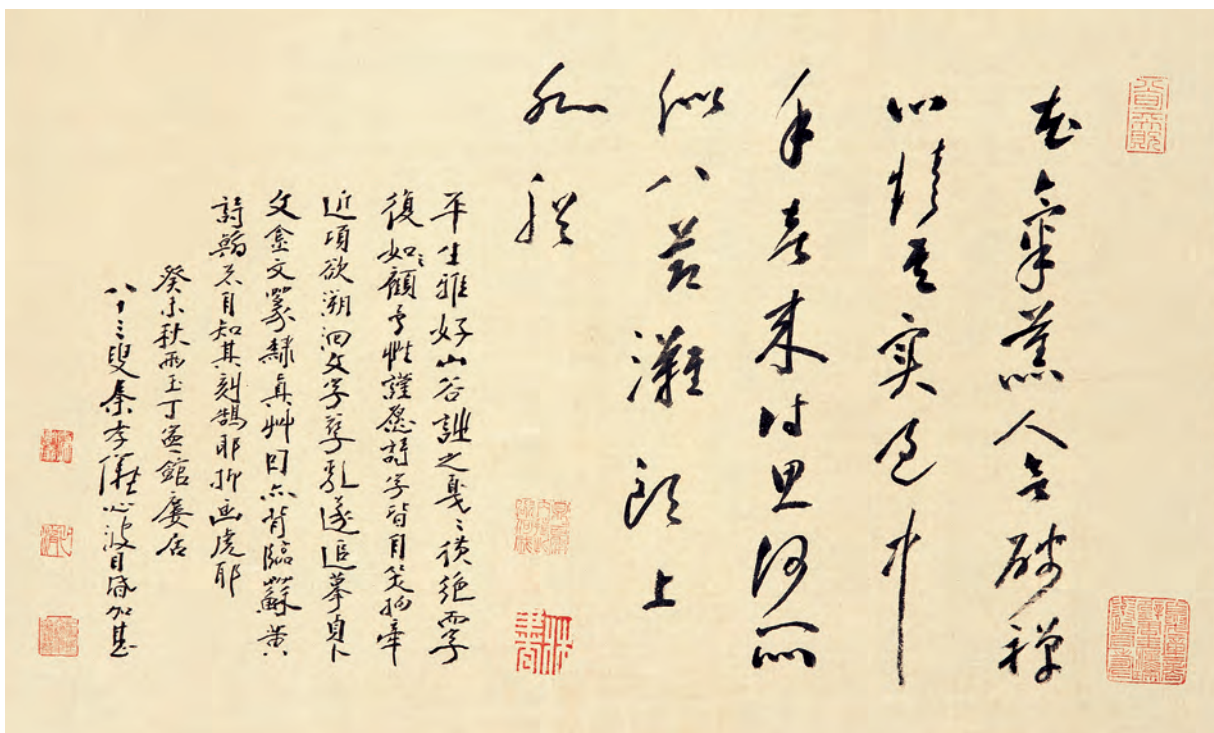
居多，像是《漢書》、《前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北史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唐書》等等，顯示藏書主人偏愛蒐史，此與秦前院長具以古為鑑、博古好史的文史素養有關。而蒐書的另一種類型，為子部類書，包括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唐宋白孔六帖》、《錦繡萬花谷》、《新編古今事文類聚》，以及《群書考索》，總共六部之多，亦佔子部類圖書半數以上。一般來說，類書的功用，在於詳錄古籍相關事物的記載，依類編排，俾便查詢檢索文章辭藻或典故，為實用性的學術工具書。可從而體察出秦前院長留心學問的求真及細究態度。

秦前院長蒐藏圖書，不若一般藏書家獨好宋版書的佻宋心理，然慎選版本、尚古好史的理念，蒐羅了不少珍貴善本。其藏書價值，不僅在於書籍本身，無形中也透露出藏書主人的文史觀點與人生態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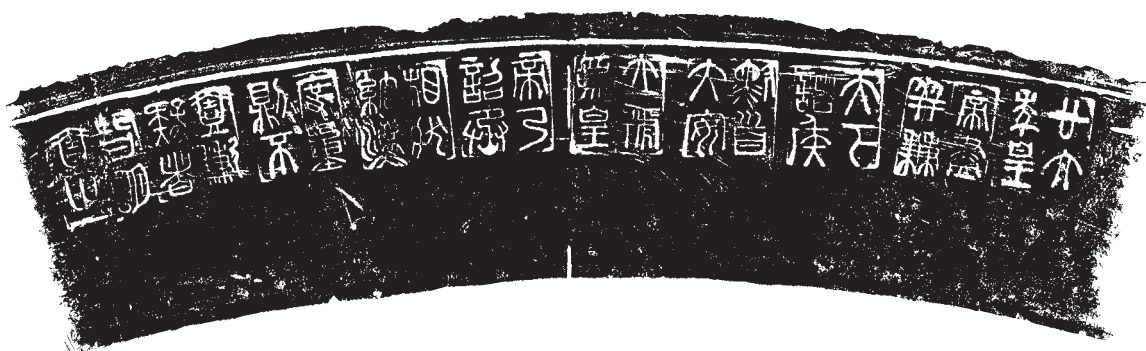
# 玉丁寧館篆古書課

王競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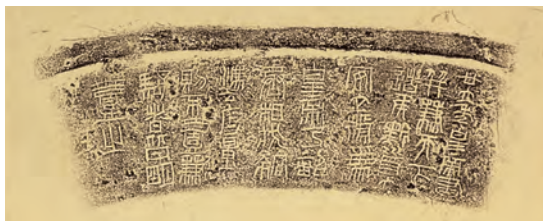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 秦孝儀 臨黃庭堅花氣薰人帖

古來好學之士年老不廢所學，持續充實自己的例子往往可見，如南宋陸游（一一二五—一二一〇）、民國于右任（一八七九—一九六四），均為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。陸游將書齋取名為「老學庵」，于右任台北的居所也有「老學齋」，都以老而學自勉。在經歷人世酸甜苦辣之後，仍然步步踏實以學為寄託，與今日終身學習的精神多少相契合。過世將屆十年的王壯為先生（一九〇九—一九九八），曾自況老境「多讀補多忘」，話語看似平淡，卻寓含深義，也和終身學習的理念不謀而合。玉丁寧館主人秦孝儀先生（一九二一—二〇〇七），生前也參與老而學的行列，遺留書法作品中，八十歲以後臨古之作不在少數，一部分尚且能夠背臨，熟練的程度不待多言。在八十三歲〈臨黃庭堅花氣薰人帖〉正文之後，有一段附記：「近頃欲溯洄文字孳乳，遂追摹貞卜文金文篆隸真草，因亦背臨蘇黃詩翰，不自知其刻鵠耶，抑畫虎耶。」（圖一）可知秦先生這個階段有計劃臨古，是用功書法的高峰期。本文因此選擇八十三歲也就是癸未年的臨古書作，以篆古書課為重點，匆匆「速寫」，於秦先生過世百日之際，借本院月刊一角略致敬意。



圖二 秦詔文陶量 墨拓本 引自《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》



圖三 秦量 墨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秦先生八十三歲蒙古書課，探索的領域涉及秦篆以前的古文字。本文且以秦篆為開端，向前追溯，穿越戰國、西周金文，以至於殷商甲骨文，相較秦先生長年浸潤書法的歷程，本文所及不過是一點一滴。今日尚存的秦篆書蹟，以〈琅琊刻石〉較為人熟知，勻整的結體合乎既定的長寬比例，篆腳微見伸展，帶來視覺上聳立的效果，整體布局流露典雅莊重的氣息。隨著多年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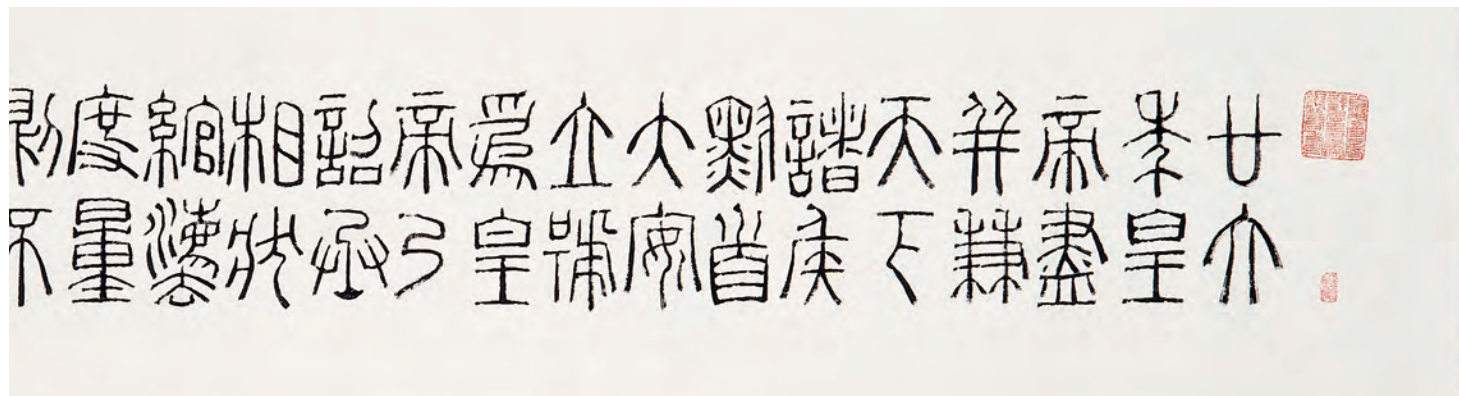
秦漢文物不斷地出土，世人逐漸體認到秦刻石之外，秦篆書法尚有多種面貌，如見於權量上的秦篆，與刻石之間分見「文」與「質」不同的取向。權量上方折的筆勢，率真而不經意，也讓人感受到金、石屬性不同，功用不同，書法都得到發揮的空間。秦先生八十三歲有背臨秦量之作，但是所臨並非銅量而是陶量。

二十世紀後期，秦代陶量陸續在內蒙古、山東、河南等地出土，其中一九六三年山東鄒城出土的四件詔文陶量，頗為難得，再次為秦代劃一度量衡、統一文字提供實物證明。這四件詔文陶量目前各有歸屬，其中山東省博物館所藏文字最為完整，（圖二）秦先生所臨可能是這一件。這件陶量質地堅韌細密，為夾砂灰陶，詔文採用戳印的方式，在器身外壁按壓出來，一印四字兩行，合計連續十個戳印，前後銜接二十行，印邊尚且隱然可見。由於印形接近正方形，篆文結體也隨之方整規格化，



若與本院所藏銅量拓本比較，（圖三）銅量的篆文顯得不拘大小，因應筆畫的多寡權宜調整。但是陶量的筆畫卻比較省略，「疑」、「壹」兩字，篆法未能中規中矩，反映民間用器簡略的傾向。秦先生依照原器的排列形式臨寫，其中僅見「下」字用方折代圓轉、「立」字以勁直代圓弧，與原器微有區別。（圖四）值得一提的是，篆書中鋒用筆的功夫在臨作中體現出來，用筆平穩，筆畫起止收放用力不覺，也就不見刻露的痕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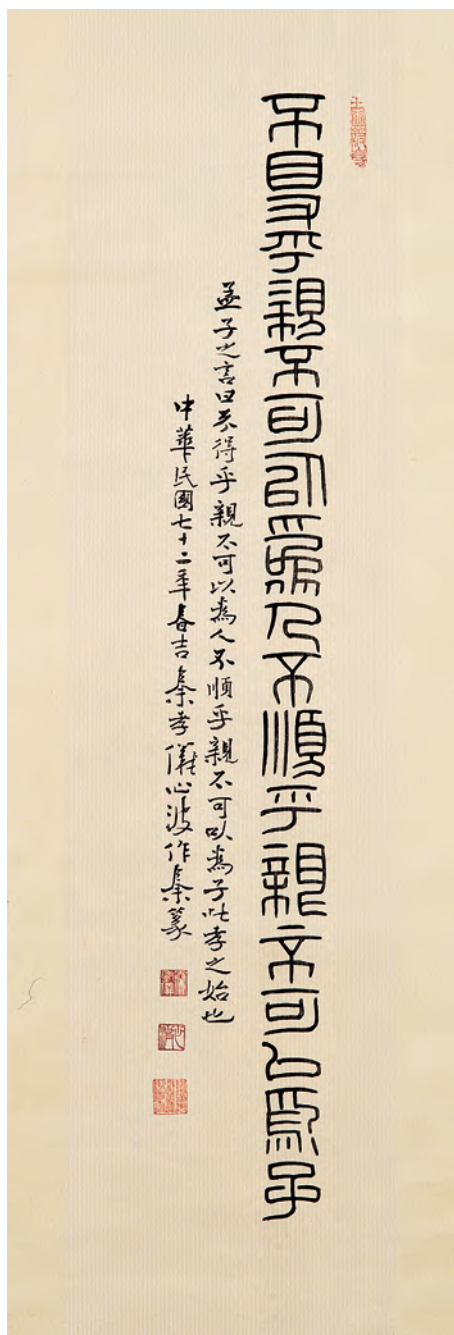
秦先生接任故宮院長之前，已經熟練秦篆，從民國七十二年（一九八三）一件書錄《孟子》之作，篆法運轉自如，可以推知浸潤多年，樂在其中。（圖五）如「親」、「順」二字最後一筆運轉伸展的意趣，「為」字前後篆法的變化，都與《泰山刻石》的篆法相關聯。全幅筆畫勻淨，筆勢婉轉而下，俯仰盤錯呼應之際，顯現繆篆曲伸有度的韻律，且與銅尺上的繆篆相近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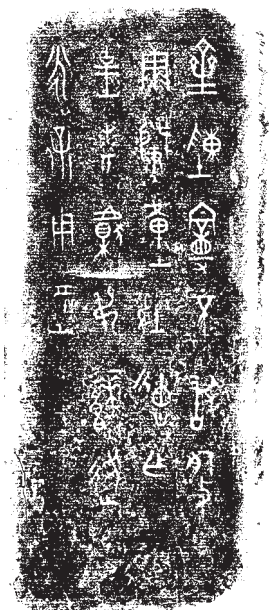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 秦孝儀 臨秦陶量銘文

未知靈感是否從中得來。其中「得」字篆法，直接從古文減省，屬於繆篆的格局，不取《泰山刻石》繁複的寫法，顯示篆法多方面參照，沒有拘牽在刻石的範圍裡。民國以來臨習秦篆的書家各有所入，詮釋的方向或有不同，秦先生掌握的方向與曾紹杰先生（一九一一—一九八八）相近，將秦篆端莊溫雅的質素提煉出來了。

秦先生從小在父親引導下，接觸儒家賢哲的言行思想，很自然地人生方向主要以儒家為指標，臨池作書經常書錄儒家經典文字，間或抒發個人的體認，上述寫錄《孟子》之作，即為一例。齊《陳曼簠》是戰國早期秦盛器，銘文中「不敢逸康」一語，和儒家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的義涵相近。秦先生臨寫不斷，或可能同時惕勵自己，莫怠惰安逸。目前所知齊《陳曼簠》有兩件流傳，一為上海博物館藏品，另一件為本院收藏。兩件銘文內容相同，都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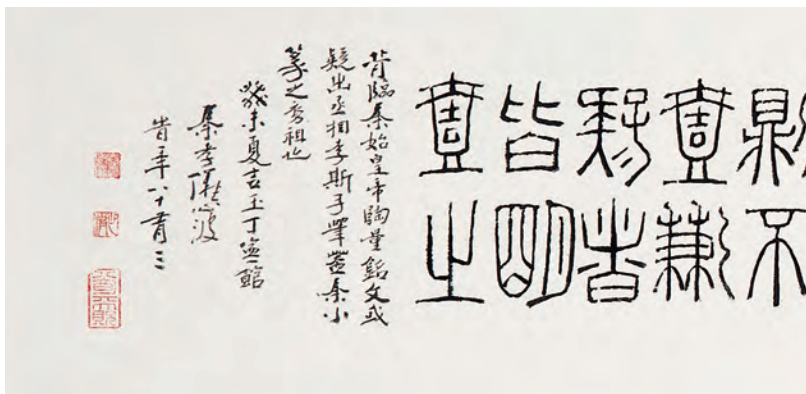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 秦孝儀 書錄孟子



圖七 戰國 陳曼簠銘文 墨拓本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戰國 陳曼簠銘文 墨拓本  
引自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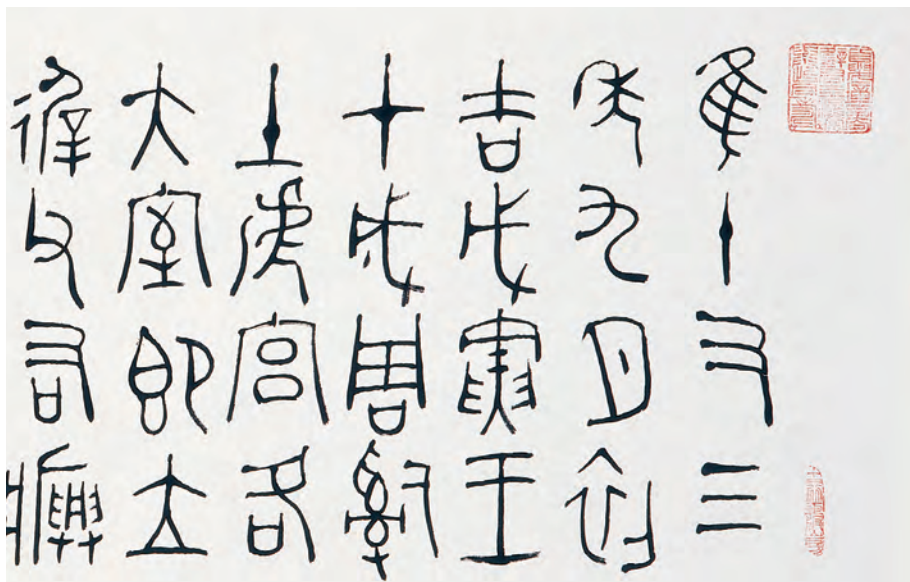


列四行，上博藏器的第一、第三行，最後一字「逸」、「一般」鑄成反文；（圖六）本院藏器這兩字並未鑄成反文，位置卻見顛倒。（圖七）其中原由，江淑惠《齊國彝銘彙考》，已從鑄造過程加以分析，推知為鑄工小誤，在此不再贅言。秦先生所臨為上博藏器銘文，也忠於原作寫成反文。

齊（陳曼簠）的時代正值戰國初期諸國林立的階段，銘文書法顯現古文的地域特色，結體取向平正，篆腳微見伸展，有時收筆變化出鋒，展現



圖九 西周 十三年癸壺銘文 墨拓本 引自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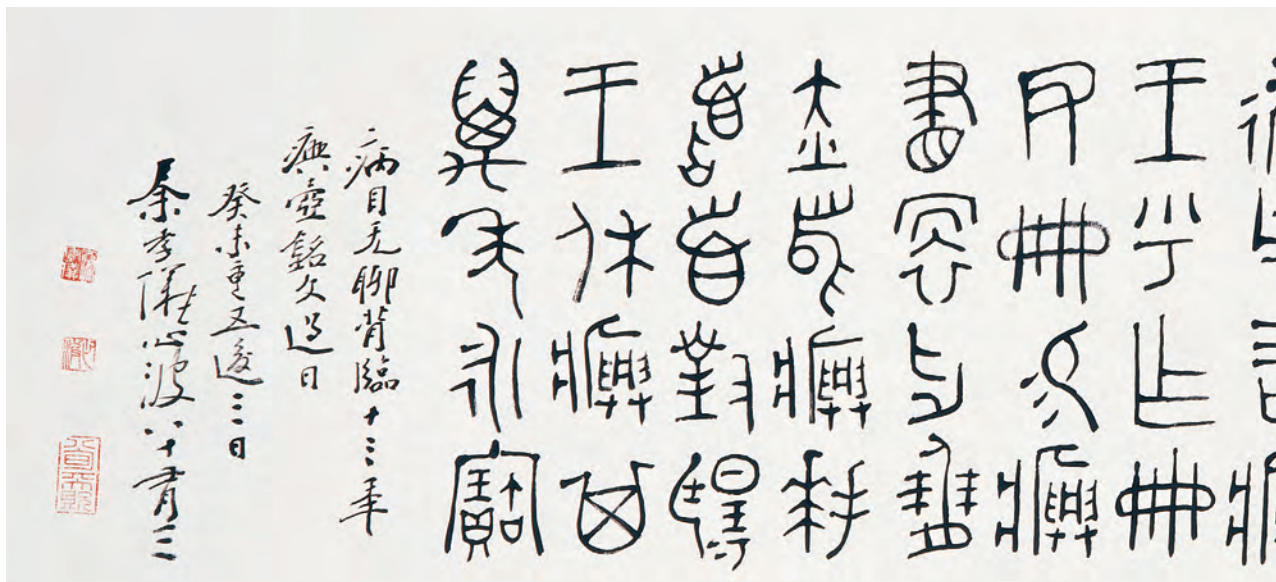
圖八 秦孝儀 臨陳曼簠銘文

細勁的美感；而在筆勢轉折之際，運作成直角動線，筆畫取向平直，突顯一種「方」的趣味，透出清勁的儒者氣質。據前述江淑惠論文分析，齊文字與說文古文、魏石經古文脈絡相通，一字有時數種篆寫，或者增加意符、聲符，形構靈活不止於一種面貌。若就銘文書法來說，其中筆畫銳末出鋒的美感，在日後古文領域中進一步發展，形成豐中銳末、豐上銳下的用筆規律。因此銘文鑄造雖然出現瑕疵，卻無損於在書法史上的價值。秦先生用筆整體較為細勁，不似原作粗細分明，仍然將原作平正的結體和筆畫變化出鋒的美感傳達出來。（圖八）

秦先生臨寫吉金文字，同樣熟悉到可以背臨的程度。八十三歲背臨西周中期癸壺銘文，據正文之後附記所言，可知此時被眼疾困擾，以書法為寄託。癸壺於一九七六年在陝西扶風出土，計有四件，屬於庄白一號青銅器窖藏，其中兩件〈三年癸壺〉、兩件〈十三



圖十一 殷商 四祀邾其卣銘文 墨拓本 引自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



圖十 秦孝儀 臨十三年癸壺銘文

年癸壺》。《十三年癸壺》銘文同時見於器蓋和器身，內容字數完全相同，分別鑄成十四行、十一行，秦先生臨寫蓋銘十四行。原器銘文的鑄造，留意到行間字距的安排，（圖九）秦先生忠於原作，寫來布局稍覺鬆散。西周中期金文，筆畫漸漸講求規整，如本院所藏《適簋》也屬此一階段器用，銘文勻淨秀整，透出追求秩序的人文氣息。《十三年癸壺》的年代約在西周孝王之際，銘文書風與西周早期灑脫的風致不同。秦先生似乎著意在原作整體的格調，筆法時而自運，沒有筆筆追蹤原作。（圖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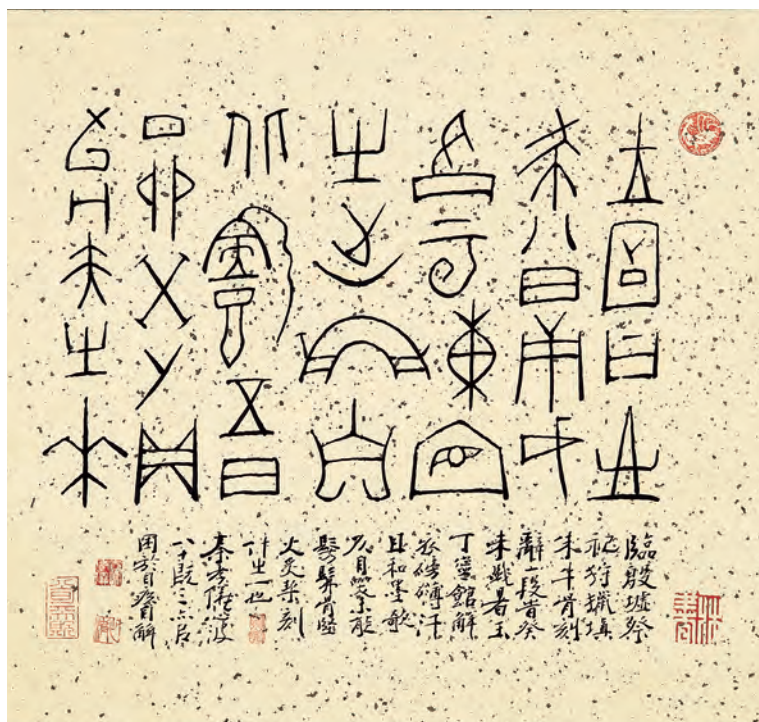
殷商《四祀邾其卣》（以下簡稱四祀卣），也列入八十三歲蒙古書課之一。《四祀卣》在河南安陽出土，目前為北京故宮收藏，器蓋和器身內底、外底均有銘文，外底的銘文長達四十二字，（圖十一）在殷商青銅器中並不多見，秦先生所臨正是這個部分。《四祀卣》銘文書法



圖十二 秦孝儀 臨四祀卣銘文

流露天然氣息，或者以「圓」作為結構的基型，筆畫呈現滿月、半月形的趣味；或者以「方」、「三角」作為結字的基型，如見大自然形形色色。整體來看，書法猶帶圖畫的趣味，還沒有條理成粗細勻稱的筆畫，寫來似乎容易，卻難於得其自然。秦先生或許欣賞這分天然古調，發揮柔翰，運轉出方圓肥瘦種種效果。為了維持整體圓形布局的完整，分就前後兩行落款，和正文取得和諧，再鈐蓋圓形起首章，與正文「日」字相呼應，完成一個圓滿的畫面。（圖十二）

除了臨寫殷商青銅器銘文之外，甲骨瘦硬的契刻古風也在持續摸索中。殷墟出土的〈祭祀狩獵填朱牛骨刻辭〉，（圖十三）為武丁時期卜骨，刻辭字形較大，書風雄偉，契刻完成後將朱砂填入字畫中，字跡清晰而且別具美感。卜骨的正反面都有刻辭，秦先生臨寫反面一部分文字，同樣在眼疾困擾中寫字來紓解，自評所臨未能得其十之一。（圖



圖十四 秦孝儀 臨殷墟祭祀狩獵填朱牛骨刻辭



圖十三 殷商 祭祀狩獵填朱牛骨刻辭（反面）  
引自《中國歷代藝術書法篆刻編》

十四)

從秦詔文陶量到殷商甲骨，秦先生八十三歲蒙古書課尚有若干，本文不一一列舉。這年年終臨寫石鼓文後，附加跋記如下：

……孝儀開歲行且八十有四矣，雖苦昏瞶，差堪信筆摸索，而腕力亦尚能握管，天之福此衰遲者不其厚歟！因不惜楮墨，書以自課。夫金石猶有磨滅之時，此爰爰者何足道哉，姑付之衡雲淮海後人，不問其異日是否仍為天壤間物也。

文中一方面感歎書海浩瀚，自己臨寫石鼓文尚未得法，另一方面心懷感恩，慶幸老來此身尚能提筆寫字。或許一年匆匆將過，秦先生感觸深長，以石鼓金石之堅，仍然不免於字跡磨損，脆弱的紙張墨蹟實在難以預料！人世間原本充滿變數，如今只問一筆筆用心寫就，莫問來日可能在何方。於是年復一年，秦先生持續筆耕不輟，直到今年一月五日纔停筆。